

对不起，我爱你

近日听到的最惊心的消息，不是广东巨贪张新华涉案金额高达3.4亿元，而是一个女生决绝的死。新疆一个大四女生把母亲骗到自己宿舍楼下，只为让母亲亲眼目睹自己跳楼，最终女孩从9楼跳下身亡。让给你生命的亲人眼看你如何结束生命，这得是多大的仇恨？！

子女与父母的关系非常微妙，因为子女对父母的可敬和可怜之处了如指掌。母亲就是女儿的镜子，父亲就是儿子的镜子。如果母亲活得不如意，那么她的女儿一定很想自己不要长成母亲那样悲苦的人；如果父亲混得不如意，那么做儿子的一定很想自己不要长成父亲那样落魄的人，但往往事与愿违，女儿若干年以后就是母亲的翻版，儿子若干年后就是父亲的翻版，一点都不走样，就是所谓的养种像种。而母亲父亲又分别是儿子女儿找对象的参照物，如果母亲粗暴无礼，儿子一定想找个温柔贤淑的女子，但可惜的是，即使如愿，婚后他要么长久地受夹板气，妻子会慢慢地委顿下去，要么迅速培养出一个悍妻，足以与他的母亲匹敌，家庭又会恢复成一种奇

异的稳定。如果父亲武断暴虐，女儿一定想找个温和谦恭的男子，但这个真有点难度，她往往会宿命般地找到一个她以为温和多情本质上却是与她父亲无异的丈夫，世间恩怨，多出于此。

我的一位博士同学对此有更深刻的阐述，她的观点是，我们的父母，就是我们的宿命。你将成为谁，你会被谁塑造，都是你来到这世界的一刻就注定的。我们时而接受自己，时而厌恶自己，正是因为我们时而爱他们时而恨他们——父母对待我们的方式，父母在我们身上种下的一切。爱父母，其实就是孩子的自我承认。一个孩子对自己的态度，就是他对待父母的态度。

我不知道那名新疆女生究竟与自己的母亲有什么样的恩怨，才会如此忍心地以自己的生命作刀，让母亲一生不得安宁。我想说的是，如果你最近正在跟自己的母亲闹别扭，我推荐你看一部韩剧《对不起 我爱你》。因为太过悲伤，一共16集，我也只看了开头两集和结尾一集。

此剧2004年拍成，以收养为主题，说的是一个被抛弃孩子悲苦人生的心碎故事。车武赫从

小就被生母抛弃。在他的想象中，生母一定是因为家境贫寒才不得已遗弃了他，他一心想赚到了钱就回国找母亲，带她吃好吃的，穿好衣服。

他两岁时被一个澳大利亚家庭收养，受到养父虐待，10岁离家出走，遇到街头艺人比罗，一起生活了5年，又被抛弃。他为了生存，用很多不正当的手段赚钱，过着流浪汉一般的生活。然后遇到了同样来自韩国的女孩文智英，爱上了她。智英教会他简单的韩语，但是坦言因他太穷而另嫁他人。婚礼遭杀手袭击，武赫为救智英身受重伤，两颗子弹射进了他的头部，手术只能取出一颗。武赫带着女友给他的一大笔钱和让他只能再活一年的子弹回到了韩国，到电视台录制节目寻找生母。他找到了孪生姐姐庆淑，戴着和他被遗弃时放在身边的同样的戒指，但因车祸智障，什么都记不得了。武赫终于远远地看到了生母，生母在富丽堂皇的别墅里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他的弟弟允已经成为韩国最顶尖的偶像。想到智障的姐姐过着艰难困苦的日

子，武赫对生母愤恨不已。

我跳过的那些集数说的是武赫实施了报复。如果仅仅停留于此，那不过就是一个老俗的故事。让人肝肠寸断的结尾是，得知真相后的武赫来到母亲家中，缠着不知情的母亲说：阿姨，我要吃饭，给我做饭。母亲说：我的儿子（允）躺在医院呢，我哪有心思做饭。武赫不依不饶：给我做饭，我要吃饭。他心里在说，我也是你的儿子。母亲很不耐烦地给他煮了方便面。吃着母亲亲手煮的面条，武赫泪如雨下。他没有吃完就走出房间，隔着窗户向一无所知的母亲跪倒，默念着：妈妈，感谢您带我来到这个世界，对不起，我爱你。武赫骑着摩托狂奔在公路上，他到死都没有与母亲相认，他把心脏捐给了命悬一线的允，作为留给母亲的礼物。而那个粗线条的母亲，莫名其妙地发现自己突然间悲伤难抑。

由这个故事我想到了一句话，什么是母爱？有妈在。所以说，让我们永远都不要有那么一天，因为伤害过父亲或者母亲而撕心裂肺地感到后悔。

■文/朱凯生

传统，因而总是显得不够自信。

餐厅不大，桌子却不小。我笑道，这么大的桌子，得摆多少菜呀。话音刚落，一盘菠菜端了上来。我一看盘子笑了，这哪里是盘子呀，简直就是一只小脸盆，难怪需要大桌子。吃了几根菠菜，很嫩很鲜，毕竟是有机菜。接着，一盘白菜烧豆腐端了上来，依旧是小脸盆装着。吃了一口，发现跟菠菜不同，白菜豆腐特别合我口味。这白菜不是北方的大白菜，而是大别山区独有的高杆白菜——菜叶相对较小，“腿”较长，也比较结实，水分较低，晾干以后可以制成腌菜。我小时候家里就种这种白菜。现在一吃到嘴里，儿时的部分记忆就被唤醒了。还有豆腐，卤味较重，跟我家乡是一个味道。我又夹了一块，慢慢咀嚼——我想最后确认一下这种家乡的味道。

有两个朋友是本地人，很仔

细地介绍菜肴，殷勤地劝酒劝菜。因为不赶路，大家小声说话，吃得从容。餐厅门没有关，楼下厨房里换气扇和炒菜的声音清晰可闻。慢慢地，炒菜的油烟味也飘了上来，隐约闻出是菜油炒葱花的香气，和小时候蛋炒饭的香气十分相似。我家与这里相距200来里，这才明白“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说法未必可信。

后来端上的鲫鱼，当时觉得味道甚佳，现在回想起来，痕迹了无，连我自己都感到奇怪。细想，这菜这味道，在我的记忆中没有存档，因为小时候太难吃到鲫鱼了。最后上的红烧黄鳝据说是野生的，但我吃了几口就不再夹它，转而专门对付那盘白菜豆腐。我觉得这菜简直就是我妈在自家灶台上炒就的，是我小时候吃的那个味道。至于究竟是个什么味道，一时有点说不清楚。

异乡和家乡的不同，很多人

都有高论。只是每个人的说法都很个性化，带有自身经历、情感，不会有概念性的描述，他人没法体会到。今天的午饭，突然发现异乡和家乡的差异，就在这气味和味道之中。你长大的地方就是故乡，即便你离开很久之后再回来，只要随便走走，不必刻意想些什么，一切都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让你沉入其间。而异乡，却有着另一种气味与味道，即便完全适应，甘之如饴，享受之至，一旦置身于故乡的气味和味道之中，一股久违的亲切感便油然而生，使你觉察出那种亲切、熟稔的气息原来一直就隐匿在你身上。原以为自己被异乡完全同化，故乡早已融进异乡之中，没想到故乡却留在嘴里——居然可以用鼻子和舌头感受到。

我晕乎乎地以为我回到家乡了。但是满街商城话告诉我，这里是河南，我老家在湖北。

■文/文靖

得那时同桌不知何事被我扯了一下耳朵，安静美男子竟然哇哇大叫，一看流血了，原来他耳朵布满冻疮。最痛苦的是河边洗菜。厚厚一层冰，敲了水埠口一小块，一瓣一瓣掰开青菜，下到冰水里，手指骨都是痛的，再来一阵老北风，眼泪就下来了，父母大人和弟弟在家围着煤炉烤火，而我，是他们亲生的么？这么一想，鼻子也酸痛起来，回头拎着菜篮子，手脚俱木，没感觉了。

冷如一个阴影的存在。因此，入冬了，寻各种暖和，是臣妾的最高追求。电视上看以前陇东地区火盆很普通，一个废弃的脸盆，堆满灰，放一把柴火，一些煤砖，隆冬季节，全家人抑或老邻居们围着火盆坐一块，煮上罐罐茶，烤个蒸馍，边品茶边唠嗑，那场面，放在江南就是把酒话桑麻。皖南以及湘西地区的御寒器物，名曰“火桶”。有半人高，桶匠制作，一上一下打两道箍，箍好后涂上桐油，用

个几十年没有问题。火桶里摆着一只铁火钵，前面还带个半月形的隔板，放些小零食，人坐在里面，像从一个温暖的洞穴里探出身子——一种诗意的栖居。

张爱玲曾说，屋子越高越冷，自从煤贵了以后，热水汀早成了纯粹的装饰品。这个热水汀我想大约是烧锅炉的，以前见过的那种像手风琴的暖气设备不知是不是。十年前，在乡下值班时，电热油汀在哪我在哪，来病人了，我把他们领到油汀处坐下，让火红的光芒照耀他们的脸。那时条件差，病房没有空调、电热毯和热水袋，我会撬一只盐水瓶冲上开水给他们。我知道冬天里的一抹暖，是良药。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说：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诗圣的形容很精准，布衾如铁，这种被子盖在身上怕是比铁还冷，岂不病上加病？

鉴于此，我也认为老公就是

冬天用来焐被子的。每每我打电话让他早点回来，并提出这一职能，某人就会口齿不清卖酒疯，说我又不是老母鸡！罢了，求人不如求己，早早开了电热毯，忽略辐射跟床打拼。听说现在装修都是直接装地暖，这东西听起来就霸气，若是资金充足，也可别了老房子地板洋乎一下，问题是万一坏了一修就是几万，小民我这一年还要不要吃喝玩乐？

刚刚得知这世上还有一种取暖神器，电热暖脚的小火桶，兼可按摩，用时罩床小被子，看电视打牌看书睡觉，无所不可。听说后，我就默默去淘宝搜索了，又要败家的节奏。当然这个冬天，我已寻到温暖的去处，瑶浴泡澡。一袋中药，煮上二十分钟，再放上大半桶热水，前板上搁一杯温烫的红糖水，不出十分钟，细汗就滋滋出来了，兼有祛湿排毒作用——此刻，外面的一切风霜雪雨，与本宫何干。

小镇农家饭

凯风

凯风自南来。
我感受着凯风的吹拂，但风中的秘密我并不知晓。

度过半生，把一件件事情干完干好之后，才渐渐明白，凯风拂过时已告诉我一切。

到达上石桥镇时，已是午饭时分。这个镇隶属商城县，位于大别山区。小镇街道宽阔，两边的房子大多是不高的楼房，尚算整齐。马路上到处堆放着砖头、黄沙等建筑材料，和国内其他小镇一样——永远都在搞建设，永远也搞不完。这种状况让人觉得街道很乱很脏，可同时又让人觉得很有活力，因为小镇一直在变化。

朋友带我走进一家两层楼高的餐馆，餐馆原是按照住宅设计，后来稍加改造成了餐馆。一楼是厨房和库房，二楼有三间餐厅。桌椅都是买来的工业品，没有一件农家木制家具。跟我家乡一样，这里旧东西没有保留，新东西没有味道，总是嫌自家土气。代与代相同点很少，儿女不了解父母、更不了解祖辈的生活，不知道需要延续什么，也不知道需要传承什么，总觉得外面的世界好，总喜欢外面的东西，买来买去，最后丢掉了

请君入桶

生活原香

年华向晚，初心不丢，流年里摇曳的原香最是怦然心动。

又到北方人得瑟南方人哆嗦之时。吭哧吭哧把一盆盆花搬进阁楼，担忧它们经历了一场又一场雷声做伴的小雪节气的雨水，是否经得住这突然来袭的零下一度。想起《上邪》里“冬雷震震夏雨雪，乃敢与君绝”，不禁感叹这世间的情感也是一切皆有可能的。

江南的冬天很令人伤感，湿冷绵长，厚重的衣服都穿烦了还脱不掉。按“吃了端午粽才把棉衣送”来算，小半年都得在棉袄里度过。又不能像松鼠刺猬般冬眠。嚷着要像北方一样集中供暖，夏天时北方人笑曰：你们实现了。

除了棋牌室、浴室和商场超市空调吹得人口舌皮肤干燥，实在没什么暖和处。有娃念书的如我，天不亮缩手缩脚爬起来，准备早餐，送娃上学。想起童年无限悲伤，手脚上的冻疮破了，黏着手套袜子，到了晚上，褪不下来，噙着泪沾点热水，屏气静心，按着新痂，一点一点撕开，钻心的痛。记